經禮問答 五

禮疑

家禮卷

通禮上

共十

九菴先生文集卷一百七十二

禮疑

家禮圖

答柳子壽 億

服制爲嫡孫若曾玄孫當爲後者之妻小功而圖則曾玄孫妻無服姑嫁大功而圖則小功祖姑嫁小功而圖則無服從姊妹嫁小功而圖則緦姊妹嫁大功而楊註則期是皆誤處耶

家禮圖與本註異者非特服制而姊妹嫁當降大功而朱子說或有與楊註同有不敢知者耶

答閔士昻

答朴是曾

籩豆之實陰咼俎之實陽而要訣設饌圖不以奇偶之數者何歟

籩豆咼俎陰陽奇偶之說見於古禮而要訣則從俗也

序

答俞弼卿命賚

序文兩病指何事歟

上文然其存於今以下止不宜於世是一病然亦或詳或略以下止不能有以及於禮也是一病

答閔士昻

楊氏所謂童行或云人家秀才或云禪家少年未知孰是

童行兒輩之稱也或云僧家小童若然則行音當如字

通禮

答閔士昂

通禮或云此禮通上下皆行之故謂之通禮或云通下祠堂深衣居家雜儀而謂之通禮未知孰是

通祠堂深衣居家雜儀三章爲一編故謂之通禮

祠堂 遺書 遺衣 神厨

答閔士昂

朱子曰古之非命士祭於堂伊川曰庶人祭於寢所謂堂固是正寢而所謂寢亦指正寢耶然則常時位牌藏於何所

說者謂古者大夫以下無主或謂有主先師金先生嘗言謂之有主者似勝此盖主無主而言

答沈明仲

豐殺疏數○程子曰雖庶人祭及高祖比天子諸侯止有疏數朱子曰祭法有月祭享嘗之別古者以遠近爲疏數亦可見程朱之說不同程子則以疏數爲天子庶人之別朱子則爲遠近之別退溪集亦有疏擧於高一位之文是則從朱子說也然

察此文勢參以人情則恐當以程子說爲正如何

豐殺疏數程子說似以貴賤言朱子則以遠近言之

然皆論古禮如是也古禮則世各異廟故可得如此

今世則同處一廟此禮恐是行不得

答李君晦 遇輝

祠堂註朱子曰或堂或廳上皆可○凡家之何處

謂堂而何處謂廳也

祠堂章註曰正寢謂前堂也此附註所謂堂指此而

言也廳謂聽事也如今之外舍廊也

劉氏註庶人祭於寢○庶人之家亦當有寢耶

庶人雖無廟豈無居室耶有居室則必有寢矣

答或人

立祠堂於正寢之東何義歟

古者建國都左祖右社左是東方而主陽右是西方而主陰士夫家亦遵用此禮耳

答李君晦

將營宮室註正寢謂前堂○所謂前者據何處而云耶

凡屋之制後爲房室前爲堂也詳在朱子大全釋宮說可考而知也

答閔大受

廈屋之制願聞其詳

廈屋之制五間(以東西言)而以中三間之北一架中分之以其西一間半者爲室其東一間半者爲房室之西爲西夾房之東爲東夾朱夫子所謂前五間而後四間者也(以三間分作二間而並東西夾各一間是爲四間也)其所謂室者如國俗溫突而寢處者也所謂房者如國俗之虛廳也房室之南三間三架所謂堂也

答閔士昻

阼階之阼是祚字之義耶

阼階之阼古註以爲酢也盖與賓客酬酢之義

答鄭景由

圃隱先祖眞像奉於祠堂則士子展謁時便自難

便左相之意亦如此別立影堂於祠堂之傍似便
而有違於朱子二主不可分離之訓何如
二主之不可分離旣有朱子之訓何敢違貳然左相
之意旣以士子展謁爲疑則亦似難處第未知兩堂
相去遠近如何果是咫尺則不可謂分離朱子所謂
則留影於家而奉神主之官之謂也祭時並設於影
及奉影合祭於神主之示未有所考然恐不必如此
幸更稟於左相而行之如何
所諭祠堂必如家禮始祖之制可行於久遠而無疑
且事事皆便矣且念此祠展謁者紛然自四親以下
無與於受拜而徒失幽貞之意其在子孫之意亦甚

不安矣幸以此禀於諸公隨地勢造建別廟則事有據而且順矣

答鄭晏叔 蕎

家廟只奉於奉祀者所在處正也所引朱子事非今日所據也盖朱子喪母夫人葬于寒泉而仍居其精舍朔望則歸奠几筵盖几筵在家故也三年內守墓之時自爾如是矣朱子甞自潭溪遷居考亭之時告于家廟而奉遷焉此何甞當平時而異處也

答李顯稷

人有遺書而其子孫有變處之端未遵遺書之意則其遺書焚之耶裂之耶何以處之耶

凡遺書所命不至甚悖於義則何敢不從耶若臨死亂命而必不可從者則雖不得不變通然亦何至於焚裂也只當襲藏之也

答崔天璧

或者曰遺書則雖不手書其事正矣遺言則其事不正豈可以病劇亂命之語而棄其正法歟此言未知何如

遺書卽遺言也開元禮有疾病遺言則書之此不問自書與代書而有乖禮違法則爲官員者一切打破而一正之以禮法矣

答韓汝碩聖輔

父母遺衣服器皿當依禮藏於廟而末世人心不淑多有偸失之患故子孫分用一如田民未知何如

遺衣服依家禮藏於廟中此是正當道理而人家或被偸竊之患封鎖一櫃敬以藏之密處似或可也然旣非家禮之說則何敢質言也

答金魯源 得洙

亡考平日所用硯墨刀筆之屬或埋墓道之傍或分與平日親愛之人何如

依遺衣服之例藏置似宜

答閔士昻

神厨具祭饌之所也

四龕奉主

答金延之壽增

家禮龕室之制極其簡省龕內置一卓於此卓北端安神主而其前空處設酒果非別有卓子也祔位亦安於此卓之東西邊矣若考家禮祠堂章上下文則可知矣祔位之安於東西壁若是妻子以下則如是或可也若是尊於祖與考之親則其安於西壁者固便而其安於東壁之近考龕者豈不相與嫌礙耶或曰如此則時祭時何以設祔位於東西壁下乎曰時祭則諸正位皆去櫝出於堂上而統於高祖此東西

壁者是高祖之東西壁故如此無嫌也況其尊者位於西壁則尤無不安矣至於常時則正位之卑者尊居龕內而祔位之尊者露處壁下豈不爲兩有所嫌乎然則來諭之意不惟非家禮之制揆以人情竊恐有所難安也鄙意如此未知如何

大抵祠堂三間以北架分作四龕則東西不患不長南北亦不下三尺（布尺）矣其中置一大卓而安正位於卓上北端祔位於東西端則雖東西各二而亦無難容之處矣又於正祔位前卓上空處各設二盞一果盤節祀各設二盞食三器（時食一器蔬一器果一器）則何患其狹小乎今人例安神主於倚子而別設卓子故難容於

龕內矣

答趙善伯 鳴世

廟祭世數盖栗谷先生以四代爲是而時王之制不敢違故著於要訣者以三代爲定也正如朱子以父在服母期爲是其見於語類者甚詳而及纂家禮則乃因國朝三年之制此豈非夫子從周之義也

答或人

祭三代國制也祭四代家禮也弊宗在京者則從家禮在鄉者從國制矣數十年前同春立議皆從家禮

昭穆之制祖孫爲一班者何歟

昭穆之制甲爲昭則甲之子乙爲穆乙之子丙爲昭

丙之子丁爲穆故祖孫爲一班也盖父子不可同席故自然如是也

答閔士昻

衆子與嫡子同居而死則其子孫爲立祠堂於私室云然則同堂之內各立祠堂耶

支子雖各立祠堂而壓於宗家故只計世數爲龕而不敢爲四也

答李擇之選

朱子論前後妻配祭以爲兩娶三娶皆當幷祔合祭而合櫝與否則無定論喪服小記云婦祔於祖姑祖姑有三人則祔於親者據此則古者前後妻

雖祔一廟其位則似不同一處也橫渠論配祭曰

譬之人情一室中豈容有二妻若一櫝中則豈非

尤未安乎選有兩妻故預欲講定願承指教

前後妻朱子旣以爲當並祔合祭則何可有不合櫝

之疑也祖姑有三人祔於親者指祔祭而言也非謂

祔廟也雖合櫝豈不可奉出而祭之乎

人家祖先神主考妣中或於葬時未及立主每以

紙榜行祀事甚未安如欲追後立主合櫝則當以

何時耶或擇日告辭而行之耶或因忌祭時祭而

行之耶告辭只告於新主而不及於合櫝之舊主

耶並乞指教

葬時神主未及造則追後合櫝不可少緩當俟主成即當設祭以告而祔之何待於忌祭時祭也告時亦當以追祔之意告於舊主矣

答李厦卿 㯈

禮家有夭疾人不可入廟之說其父之主旣不入廟則其子承祖後於義未安未知何如

夭疾人不可入廟之說見於何書雖有是說苟有其子則將何以處其父耶頃有一宗人來言其弟廢疾未娶而死將祔廟則家議不許云愚答云禮則不能知而以人情言之則父母於廢疾之子慈愛有甚焉豈不欲同饗於一室哉未知其人終如何處之也

宗法附立後 侍養 外孫奉祀

答或人

家禮爲四龕章小註大傳別子條末端云有大宗而無小宗者皆適則不立小宗也有有小宗而無大宗者無適則不立大宗也其義可得聞歟

假如　仁祖大王只誕龍城麟坪兩大君而無崇善樂善則是有大宗而無小宗也只有崇善樂善而已則是有小宗而無大宗也

麟坪非大宗也是大宗之祖也至福寧然後麟坪諸子孫宗之而始有大宗之名也

凡大宗有二一是諸別子之長子各自爲大宗此則

只其別子之子孫宗此繼別者而言一是有諸兄弟相宗者魯爲兄弟之長故其同姓諸侯皆謂之宗國是也此則古制也

朱子曰人君有三子一適而二庶則庶宗其適是謂有大宗而無小宗皆庶則宗其庶長是謂有小宗而無大宗

儀禮經傳註疏公子不得宗其君故君命一人爲宗以領公子而諸公子宗之適子爲宗則宗之以大宗之禮庶子爲宗則宗之以小宗之禮

以 本朝言之則龍城大君麟坪之兄無年者爲大宗麟坪以下諸王子皆宗之爲大宗假如但有崇善以

下而無大君則　仁祖大王命崇善爲小宗矣然
則此二條與上一條各爲一說也上一條別子之
子始爲宗此二條別子自爲宗
皆適則不立小宗
以　本朝言之則假如　仁祖大王只有龍城麟
坪而無崇善以下則是皆適也各自爲大宗而不
立庶子之小宗也此亦自爲一說也
滕是周公孽弟也然以古制言之則雖是周公之母
弟而皆宗周公也
魯季友桓公別子之所自出朱子曰所自出三字衍
文○季友以年則雖居孟叔之下而似是莊公之母

弟故爲一族之宗也

皆適則不立小宗無適則不立大宗竊以爲所謂小宗非庶子之謂則別子之居長者爲大宗其次同母弟爲小宗而右兩條之說如此向之致疑處在此今以下示諸條之說反覆參攷則所謂不立小宗之小宗乃指庶長之爲小宗與上條別子次子之爲小宗不同其義自可釋然矣但以儀禮註疏適子爲宗則宗之以大宗之禮之說觀之則只別子之居長者當爲大宗而以皆是適也各自爲大宗之說觀之則別子兄弟若是同母則無論長次皆爲大宗與上註疏之說不同未知別子母弟

皆當爲大宗耶當爲小宗耶不可的斷望須申教

大宗小宗有兩說以周公爲長故滕謂魯爲宗國之說觀之則雖同母之弟皆當宗其次長次長謂嗣君之次也矣以皆適不立小宗之說觀之則嗣君之母弟各自爲大宗此二說者不可合而爲一也竊謂生時則嗣君之次長爲一族之長而諸母弟以下及諸庶皆宗之已死之後則其諸母弟之子孫各尊之爲大宗之祖各自百世不遷然則二說亦當通爲一義矣

別子之適繼別子爲大宗

以 本朝言之則麟坪非大宗只爲大宗之祖至福寧然後始爲大宗而麟坪之諸子孫宗之百世

不遷禰昌以下則又爲小宗之祖而其子繼之者各自爲小宗

答李君晦

爲四龕楊氏註人家止别得祭之〇旣有其嗣子則嗣子自當奉祭何必祭於宗家而乃有云云也當時宗法不立故欲令伯叔父之子别立宗以別大小宗之制而已若如今人宗法不明則此不須如此說也

答閔士昂

不得祀者以上爲大宗之祖云者繼禰之宗指繼祖之宗謂大宗繼祖之宗指繼曾祖之宗謂大宗

繼曾祖之宗指繼高祖之宗謂大宗耶

繼曾祖之宗始言不得祀則其所謂不得祀者指高祖而言也高祖以上即是大宗故云

答李㓜能

下正猶爲庶

見儀禮經傳通解第五編第二板論五宗註所謂令按者即朱子說也

以　本朝言之　仁宗是禰適而　明宗是禰庶也

仁宗雖是禰適而於　成宗則猶爲祖庶也此意十分明白

宗統與服制有爲一貫者適長將傳重則其父服斬

是也宗統與服制有各爲一義者漢文崩於呂后之
世則呂后必不服三年然豈以不服三年之故而漢
統不歸於文帝乎我朝　宣宗亦然非但　宣宗列
國固多如此矣故退溪於高峰雖極愧服嫂叔之議
甚妄而尚曰豈有不止於期年之理然後人不以退
溪爲奪　列聖之宗統也是服制與宗統自爲一義
也
自古經以至程朱以妾子爲庶子者何限亦以次適
爲庶子者又何限北只歷擧妾子之稱庶子者而全
沒次適之稱庶子者此可笑耳胡不觀於賈疏所謂
庶子是妾子之號嫡妻所生第二者今同名庶子遠

別於長子云云耶雖不歷舉妾子之爲庶子誰不知之耶然賈疏於其上文又以長子死次適爲長子則未免上下自相矛盾故竊意長子死者死於殤年不成爲長子父不服三年故次適得爲長子也如此則上下文正相通貫矣第無明文則不敢臆斷故當時只舉大明律爲斷此則領台之所同議定者也

哲廟以下朱子本意甚分明只記言者艱澁以致高明之疑耳其意蓋曰哲廟及三王皆非正后所生正后乃向后也而申王目眇則端王當以次而立矣若使哲廟是正后所生則簡王是同母弟而爲次適也簡王雖與哲宗同母而既皆是庶子則安得越端王而得立

乎自章厚殊不知以下卅九字尤更難曉盖謂惇殊不知禮之所謂同母弟次適者必須君與其弟皆是適出然後方可言君之同母弟次適也今自哲宗以下皆是庶子則簡王不可只以哲宗同出之故而便謂次適當立也

今若欲改記其語則當云禮之所謂同母弟次適云者正謂世子是適后所生而其弟是同母然後方可謂次適故世子死此次適當立矣章惇不知此意便以簡王為哲宗同母而乃欲越端王云云則語意稍通耳

鄭註所謂立適以長者其意盖曰經文不曰適子而

曰長子云者欲使人知立適必以長子不敢立支子之意也賈疏恐非鄭意未知高明之見如何幸商敎之亦以問於和叔如何

答李季周

盖聖庶奪嫡之說爲古今大經大訓謂之奪則自與本然長子有異故服可降而旣奪而爲適則卽適統在茲矣武王之統誰敢謂之非適哉且如旁枝達爲直幹實程子正義之說此旣爲直幹則其不可復爲旁枝也明矣而已絕之正幹雖更有萌孽不復爲正幹可知矣然程子必着旁字者其意有在觀此二說則今日彼輩之急於陷人之意可知矣

答李同甫

禮有天子建國諸侯奪宗之文又有武王聖庶奪適之語旣曰庶又曰奪則其非本然之宗適可知旣奪而爲宗爲適則其適統何歸乎程夫子以旁枝達而爲直幹爲譬旣謂之直幹則誠直幹矣而必先曰旁枝云則程子之深意可知矣然則前後鄙說各有所據正當相證而不爲相碍矣然此只言鄙說之得失而已實不關於他人之說矣且人或見之則必以爲更論大禮而立招滅族之誅千萬亟滅之不勝幸甚幸甚

答李擇之

劉氏所引朱子說盖爲宋徽宗承統事而發也哲宗崩無子其弟有三人申王端王簡王而簡王即哲宗同母弟也章惇以簡王爲哲宗同母弟而欲立之太后以簡王雖哲宗母弟而同是庶子故竟以端王爲長而立之是爲徽宗朱子之意以爲神宗既無適后之子而立哲宗爲太子則是即所謂若無適子則立庶子爲後者也但禮所謂世子之同母弟云云者此世子是適后所生也此世子死而有同母弟則是乃次適故此次適當立也雖有庶子年長於次適者而亦不得立也云也今章惇誤引此文欲以同是庶子之簡王越次而立之故朱子非之此是王朝之禮而

劉氏引之於家禮者盖以士大夫及諸侯天子貴賤雖不同而其立嫡之意則同故也所謂世子同母弟云者是古禮之文故加所謂字以別之與上亦立庶子之文不相屬也但此是葉賀孫所記之語而其文艱澁故今左右於此亦失其句讀而以所謂世子云云之文連上亦立庶子之文而有此云云之教耶

宗子乙只得立適匕雖庶長尹立不得亽若無適子則亦立庶子太所謂世子之同母弟卩世子伊是適匕若世子死則立世子之親弟匕亦是次適也亽是庶子伊不得立也太

自聞有鐵甕紛紛之說雖於左右亦不欲開口矣今

蒙論及將不知所以爲對也自初至今子愼何嘗以孝廟爲非適哉盖聞子愼之意以爲欲別於妾子則謂之適而猶必加次字欲別於長嫡則次適以下皆謂之庶子禮家之致謹於長適如此故次適雖承統而其服止於朞今不如此區別而泛謂之適則烏在其不斬之意乎此恰是時輩之説云云矣子愼又云宋仁宗無他子而英宗入承大統則程子之謂英宗爲仁宗之嫡不亦宜乎寧宗雖有其兄而死於殤年則正禮疏所謂第一子死而第二長者爲後者也云云矣子愼自少淹貫經史務極精密竊恐其所見不甚錯也子愼生時每以欲奪 仁祖大王適統一語

爲至寃極痛至曰求死而不得矣惜乎其終不能暴白而長已矣

故俞叅議與叔之胤命賚昨夜示以小册乃令龜城時與鐵甕往復書也未知此何從而出耶或云鐵甕少輩誇示於人以致廣傳云亦未知信否其中有妄發與許穆君大夫以尊降公子相同少輩相比而笑之可歎

儀禮君大夫以尊降公子以厭降云云穆疏以公子二字屬上句大爲宋子愼所攻此書中所引所謂同毋弟一句亦當屬下句矣已展者不可縮而從此可斟酌也

答高處中 斗經

君大夫以尊降公子（穆疏句絕）○（此文當以君大夫以尊降六字爲句而穆以此六字連下公子二字八字爲句）穆疏云長子之當服三年者旣入於斬衰三年條不當復置於期服條長子當服期年者愚以爲妾子也○按註之本意盖謂君大夫以尊降其傍親也公子及大夫之子以壓於君父而降其傍親也然則君大夫以尊降六字句絕極其分明而今穆乃以此六字連下公子二字爲句以爲妾子之證無論文勢之不然而大夫亦有公子乎其誣聖經欺君父至此可勝痛哉

答朴和叔

國禮獻議未經程朱勘破
父爲長子疏旣曰立第二長者亦名長子其下庶子
疏卽又曰嫡妻所生第二者云云而因有四種之說
此二者自相矛盾如此而無程朱勘破之說故獻議
云云非謂續通全未經朱子眼目也○頃歲柳世哲
輩亦解鄭說如來諭之意而張皇其說至於數百言
嘗竊笑之今見來示始復瞿然以爲無乃當時遣辭
不明以致此也幸更訂原議而明教之如何
來書所謂通解前集指朱先生所編而言耶所謂不
敢輕用底道理者指何等事而言耶先生於此具載
古今經傳以盡其變而已亦不欲使人拘泥於此也

答閔大受持叔

伯氏家變禮則可謂得矣次子不敢旁題而只稱攝行者實嚴宗統之一大防士大夫家不可不知也但退溪所答鄭道可說與朱子所答李繼善問全不相干盖李繼善則已有主祀之人而只以其年幼故繼善姑爲代行朱先生所謂攝主但主其事名則宗子主之云者可謂十分明白矣若鄭寒岡所問則異於是既無主人則攝之一字無所當矣觀於成王幼周公攝政可知攝字之意矣今伯氏家與寒岡正同未知其所引用退溪說果合於朱子意否愚意不得已而次子主祭則用權字無乃稍安耶幸更商量見教

也
前日下詢次子爲主之說只以鄙意言其不可矣然既無明文則難免率爾之誚故尋常不安矣其後偶考退溪書其論如此自幸所言之不悖於義也退溪說録呈幸視至如何
退溪答奇高峰書曰父母生存長子無後而死爲長子立後而傳之長婦此正當道理也若不立後而漫付之長婦則是使冡婦主祭世或有此事而令所辨云云者也如何且看人家遇此故父母之情多牽愛次子而欲與之爲次子者亦多不知爲兄立後之爲義而欲自得之因卒歸於不善處者

比比有之亦可歎耳

以古法及程子說言之則稚久雖有獨子不敢不承繼宗祀況有二子耶以尊宗親愛之風何有彼此之間哉如此則事順理得矣未知如何

答全瑜

累世奉祀之人死後雖有其妻婦人奉祀禮無明文其子則幼不能主祀亡者之從弟姑爲奉祀俟其子長成欲還傳重未知不悖於禮耶

禮有子幼則以衰抱之之文主喪既如此則主祀寧有異同耶朱子所答李繼善問正說此事也

答俞弼卿

禮子幼則有以衰抱而行禮之儀雖在乳下當以其子題主而凡祭祀時若難於抱衰則以其幼告於几筵而使人攝之似宜今日士夫家如此者多矣

答或人

父母亡而子幼則古有以衰抱之之禮矣後世不能行此則只以攝主代行而以其意告於亡者此恐不甚悖也以幼子名書祝陳而不讀曾所未聞如此則無寧依古禮以衰抱子而行禮也

答李顯稷

人有三子其長子亦有三子而死長子之長子未娶而遭祖父母喪喪中又死則誰當主祀耶

長子之次子當以兄亡弟及之禮代長孫而主祀矣長子雖有弟不敢主祀者宗法至嚴故也觀於朱子所論伊川立子之說可見矣

答洪君叙 錫

兄亡而弟及禮之大節目也長子旣死無後則宗移次子而次子之子爲宗子矣正程子所謂傍枝達爲直榦者也家禮所謂傳重非正體者也季子何敢自謂於序爲體而折其己直之榦奪其已傳之重乎千不是萬不是

答鄭晏叔

龍潭老兄嘗亟稱之矣頃者以書來問其伯兄無後

其仲兄有子而渠欲奉祀愚據禮責之云尊仲氏有子則次當爲奉祀之家矣尊何可越天倫之序耶龍潭不以爲然再以書來質愚又峻拒之未知渠以爲如何也

答或人

古禮自適長子外不問妻所生妾所生父母同謂之支子其兄同謂之介弟故長子死無後而支子傳重者以妻所生之第二子無則以妾所生之第一子矣據此則水使以下祀事大翼當傳之時說時說當傳之夏績矣

大典立後條嫡妾俱無子然後方許立後

據此則有妾子者當以爲承重矣

大典奉祀條適長子無後則衆子衆子無後則妾子奉祀

此與上立後條同矣據此兩條則夏績當主先祀矣然此條註曰適長只有妾子願以弟之子爲後則聽此註之意雖有妾子若欲以適姪爲後則許焉與原條及上條不同據此則大翼雖有時說若欲以大翰之子爲後則朝家當許之矣而大翼旣已不然則夏績之主祀似當矣

鄭文翼公光弼子勞謙子惟仁子名不記妾子希蕃主文翼公以下祀據此則夏績當主先祀矣

子芝衍右議政

沙溪金先生子集文敬公妾子益炯主文敬公祀

子益煉

子槃叅判子益烈子萬埈主沙溪先生

以下祀○據此則大翰當主先祀矣

判官朴夢吉子承伯妾子慶興主承伯祀

子瀜伯子漢英主夢吉以下祀○此家

事實遵用沙溪宅禮矣

以古禮國典俗例言之夏績之當主先祀者四大翰

之嘗主先祀者一此在門中擇而處之之如何耳傳

與文記有無不須論也

大典立後條云適妾俱無子然後始許立後據此則妾子奉祀之意昭然可見矣古禮然也故文翼公奉祀付之鄭希蕃希蕃乃鄭相家孽屬也而向者元老之祖也

答郭汝靜 文溶

愼老則以爲莫重宗祀不可付之賤生移之金南原子章以傳之君乎此亦禮法家所爲則當爲士夫家所效矣

吾家所處亦如愼老家伯父只有妾子時爕伯父身後宗祀歸於主簿從兄此從兄是第四房出也然鄭相家事終是正當故吾則當初以此告於愼老而不

見聽矣

答或人

非宗子則不言孝若庶子承重不得稱孝耶

旣曰承重則便是成之爲適子也何可不言孝也

答朴子玉 世振

李家事誠爲難處然禮有嫁母之子爲父後之文何嘗以母嫁而奪宗於他人乎子思之母嫁於庶氏而未聞子思不得爲孔子及泗水侯後也宗法至嚴何人敢生變通之意也鄙見終始如此須更問於知禮處以定可也

答或人

禮有嫡子廢疾不得承重之文今沈得祥之父旣以凶悖之人得罪倫常則其重於廢疾也懸矣況其祖父判官公及其祖母前後有治命至使得祥不得奉祀則其絶之也嚴矣今至於祖父母俱沒之後乃敢違命奉祀似無其理矣又判官公雖有外孫而外孫奉祀朱夫子斥之以非族則又有所不敢違者矣聞判官公有側出男則不得已以此承重矣鄙見如此須稟於朝廷典禮之家行之如何

答尹體元 以健

泰伯以至德逃而旣已逃之則周家之宗歸於王季況今逃者其敗人倫賊天理不可容於覆載者也

發於去此不遠之地故詳知之矣其可以宗統之嚴而歸之於其人乎且其逃者之次子不知其父之死生如或生也則何敢越父而承祖之統乎如或其死也則未知其次子葬於墓而作主祔於廟乎不然而承統何敢生意乎且聞其逃者盜其妻弟率其長子而逃使其子稱其妻弟爲母則其子不從故殺之云未知信否今其次子不知其兄之死生而敢爲承重乎爲官者當以亂家子斥之使不容於境內可矣適統承否何可論也

答韓汝碩

世俗宗子不仕且貧而支子爲縣則奉往宗家神

主已成謬例矣雖據理開陳而終不回聽或至傷
恩害義則未知何以處之
支子作官者不敢奉神主以往之諭甚正且嚴據禮
宗子越在他國而支子在本國者不得不祭則猶不
敢入廟行祭只於望墓處爲壇而行之而亦以宗子
爲主曰孝子某使介子云云宗法之嚴如此則何敢
奉神主於支子之官次乎支子中如有不顧禮意而
欲徑情直行者則當以義諭之只使備送祭需於宗
家以致獻賢之誠可也

答或人

庶子出仕官祭時其禮亦合減殺云然則庶子之

出仕官者當奉宗家神主而往耶

庶子仕宦而祭其先恐當時宗法不立習俗如此

答郭濟伯

先世神主陪往闡慶吉祭以紙榜行于此處家廟則改題主何以爲之改題之禮行于闡衙則新主雖可祫祭若以紙榜並行于彼處則先妣神主方在家廟改題亦何以爲之先世改題後追行于家廟無妨耶

宗法至嚴宗子雖去廟而越在他國支子猶不敢入廟行事只望墓爲壇而祭之其禮如是而今世支子作宰或奉廟主而行甚違禮經矣今日事只可亟進

慶衔羞還廟主而行吉祭則理順而禮得矣

答宋道源 奎濂

宗子與諸父兄尊行同行遠祖之祭則其祼獻誰當主之耶或曰五代祖代數不遠而旣已親盡祧遷則宗子不得主祭況於遠祖乎尊行當祼獻或曰親盡之祖則最長房旣已旁題奉祀宗子不得主祭固也遠祖之祭則與此有異而宗法至嚴宗子不可不主祼獻未知二說孰是耶

神主祧遷則其宗毁而族人不復相宗矣又安有宗子之名乎其主在最長房則是稍近而尚且如此況神主旣埋而尤遠者則宗子之名益無所施矣

答沈明仲

人有無子而取兄弟子撫養如己出將傳其宗事遷延未及聞官之前其子死而其孫在其後祖又死既不得聞官則似不可代執承重之服而所後祖生時一門齊會列名成文以定祖孫及其祖死俾之執喪題主亦稱祖孫當時孫年尚幼不能自斷惟長者言是從及長頗覺其未安而非但養育之恩與本生父祖無異諸父諸兄暨內外諸親列名成書一朝遽爾背却實是人情之所不忍何以則不失禮意而伸其情邪

父子天性也惟人君代天理物故命他子以繼無子

之人故中庸言繼絶世亦以人君言也 本朝繼絶之法甚嚴必兩家父母呈狀之後以問備審其虛實而又問備兩家門長無有異辭然後該曹入啓自上允下然後承旨次知復下於該曹該曹始乃備擧前後事實成給公文然後乃爲父子其嚴且謹如此其可不命於君而私爲之乎古禮末之考而朱子大全有聞官之文亦何可違也然則今日某氏家事其不可以諸父兄列名成書之故而遽定其父子祖孫也明矣○族人李三龜不爲 啓下而先服叔父三年矣旣而覺其非是不服其叔母正得其昨非今是之意而時輩以爲敗倫削之儒籍未知欲從朱子及

國法者何爲而爲敗倫也

答或人

父子天屬也惟人君代天理物故有繼絶世之義其在私家則雖以父之尊不敢繼天之所絶矣況 國有定制何敢違貳也尹氏之孫勢當還服本服以待聞官正名然後改服承重之服矣

黄宗海問令法立後者必聞官然後方定父子令或闕此而爲之者不可謂繼後耶且父母俱没者不可立後耶沙溪先生答曰立後者必命於君乃其法也父母俱没者或門長上言云耳

與朴和叔

有人出繼而未及　啓下其所後父死服喪題主矣既而其所後母又死或曰未及　啓下則便非後於人者前日服喪已誤矣今不可因循故其子只服本服朞矣竊聞其人轉以聞於座下則以爲非是故其人極其狼狽罔知攸處云未知信否大抵父子天性也不可以人力斷續而惟人君代天理物有存亡繼絶之仁故必須命於君然後乃謂父子此雖不見於古禮而朱子大全則有告官之文恐是古禮有闕文也蓋雖昏娶及生子其時必告於君則豈有如此大事而乃反不告耶設或古者眞無告君之例而朱子既如此　國法則又甚明嚴何敢違此而不遵耶不

幾於禮記所謂與爲人後而不敢入於矍相之射者耶今此人於其所後服其不當服者猶爲不可況於此時設令其所生父死則當服期耶抑斬衰耶旣斬於彼又斬於此則是二本也若斬於彼而期於此則是無君命而私自絶其父也而可乎盖此處間不容髮正如君臣之義當日命絶則爲路人雖是一刻其命未絶則尚是君臣也今父子之倫尤重於君臣矣有何敢無天命而私自絶於天屬之理乎昔年愼齋先生爲人家難處事畧有依違之論竟爲持論者所正此是天理人倫之大者不可不極論歸一者故敢以是奉禀焉幸望明教也

立後人之大倫也載在禮律無復可疑然其聞官一節自古今禮典之備以及程朱諸書皆莫之有惟 國典爲然蓋詳禮經以至 大朝之制立後之法本出於君而成後之命實受於父其義似以當初大體著之令甲布諸天下子孫帝王世世守之則凡爲臣民者乃得據此以支子而後大宗又是有家尊祖重宗之常禮雖不申聞非所謂私相爲之矣苟或不幸無後財産當納官如朱子所記程公墓表才不得於所後如會典所許而後方始聞官計此特爲一時遭變伸理者設耳其非通行之制亦明矣大抵禮意假審如是居今之世自當守令

之法其必以告官爲重者誠爲不易之理第以某
家所依禮制服所後之喪斬衰三年雖不如並全
國典終無滲漏而其不服後喪亦非細故在於人
情天理尤所萬萬痛迫則容或有依㨾變通之道
也盖以禮律交互固多去就且如大夫以下祭三
代嫡子死則衆子承重皆宋朝時制之大者家禮
祠堂條乃及高祖以爲最得祭祀之本初終條乃
立長孫以爲愛禮存羊之意以此推之禮之所重
律亦有時而不得盡從况於某家初依禮制後不
無追告之路以彼相準似有可言者第難斷定云
爾初非謂立後常法必當如是而又安敢以區區

之見直詆或者以爲非是耶不意比者伏承鐫教

義理明白辭旨嚴截不但尋常歸重　國典而已

使人讀之惕然內顧反復紬繹幾至數日而後始

知當時淺料殊有所未究者竊觀禮制之意以君

命而許父命由上達下法立而自行　國典之文

以父命而乞君命由下達上事至而必告亡論大

小得失所處各異然則其爲我臣民者恐難舍

國家新典而泛從禮制大體至於家禮兩條盖用

程子義起之說高祖有服不祭甚非須是立宗子法本在時制法定

之後此正可見大賢以禮撰制述而不作之義而

今乃無是遽欲依樣變通則所謂知其一未知其二

反覆於不敢違條例之科矣宋子論父在爲母總之先生所論先立其大自然明順世采所料似乎委曲畢竟窒礙令雖商量稍有根據益知初說罪不勝贖思欲咋舌而無及第以禮典參差之故至謂古經有缺毋亦由此或起後學之疑耶謹因委諭敢陳前後淺料梗槩以俟裁正伏望有以俯恕而終教之

或人變禮蒙此訂示不勝幸甚且以妄見爲不甚悖義又自幸免罪於典禮也然猶有所不相契者敢更仰質以求教也朱子大全程氏表所謂爲人無後者而聞官立後恐是聞官自是當時令格故程氏如此

矣非爲其人財産之將納官而爲此法外事也妄意
如此未知是否至如前日鄙書所謂告君之式恐缺
於古經云者未蒙印可是不免爲無稽之說犯不韙
之罪也不勝惶悚第鄙意則以爲古禮非但婚姻日
月亦必告君凡民生子自名以上皆以籍告則况此
立後是人倫之一大事也豈敢私爲而不告於君乎
制其輕而闕其重恐非聖人稱物立法之道也且念
古者男女旣皆籍告則今此出後者獨以出後之故
而見漏不告恐無此理豈立後而告者亦同於生子
而告之禮故不別立文耶此雖不必如　本朝證保
啓下立券之例而其不敢私爲之大綱領則恐無異

也妄意終始如此幸乞更爲開諭以解迷惑至仰至
仰

立後之義每以爲此不翅重於昆庶婚姻而婚姻猶
告於君告其輕而遺其重者似無其理則妄竊以爲
此混入於獻民之制故前書妄有云云今蒙不甚揮
斥又自幸瞽見之不甚悖也若其大全一款則竊以
爲宋朝若無立後告官之制則程公只當議於宗族
詢於鄉黨而立之足矣何必自創無法之法以乖從
周之義而朱子亦何必著之於書乎鄙見終始如此
幸乞更以見教如何

答李靜叔 泰淵

閔文在汶三子汝耆汝耋汝老汝耋早死閔文使耆子某甲後之其後耋妻死某甲服三年題主稱子矣然不爲聞官矣去乙未夏耆妻死泰之以爲雖有祖命旣不聞官則不成爲耋子某甲當服本生母三年矣遂制母服與諸子同尹吉甫聞之亟以告于愼老曰某甲於耋妻旣服三年題主以子則旣爲耋子而又服本生三年則人之大倫亂矣愼老然之有所云云泰之論辨不已頗成鬧端其時余服母喪以師門事不能默然亟以書稟於愼老曰古者出繼者告官之文雖不見於經傳然婚姻日月尚且告君矣出繼之事·其大於婚姻不翅相懸則萬無不告之理而適

其文不傳矣雖古無其文　國法必使告官入　啓
然後始成爲他人之子矣先生今許某甲之爲耋後
假如日後先生爲訟官而耋之女子與某甲爭財相
訟曰彼不聞官不成爲吾父之子則先生當義起而
廢法乎愼老答曰吾豈以泰之爲非也吾意則以爲
旣承祖命爲叔父後旣服喪又題主則今玆生母死
後亟以聞官而服生母以期則似好云矣不料李基
稷失吾意而誤傳吾意且庶弟杲也作荒文以與諸
尹以致紛紛殊可歎也連山諸少又駁泰之於迂相
迂相曰此則然矣然若使長者爲公牧而處此則當
廢法令乎否自是泰論稍伸而此事遂入湖南金陽

城一隊則以不告官爲是曰此愼齋之說也李起浡一隊則以不告官爲非然隨强弱多少爲是非故湖南一道不告而私爲父子者已成規例極可寒心彼爲之父者猶之可矣爲其子者私絶其父母而爲人之子豈非悖理之甚乎今世名家如張應一尹舜擧諸人猶尚如此其他何足說也近者金汝亮私子其弟汝玉之子昏書及榜目皆爲之父去年亮妻死玉子以杖衰之矣昨者玉也又死有一少輩之論以爲不告官而後於人此愼老之所許遂使降服玉以期亮也在昌原聞之命勿降服而服斬其家事不成倫理矣何也如欲爲玉而斬則榜目旣經　睿覽郎公

文也又方以桐杖服亮妻而又服玉以斬則一人之身嫂叔爲父爲母不可勝諸口舌如欲不爲玉服斬則是私絶其父有所不敢者矣當初愼老亦豈料此弊之至此耶出繼聞宫雖不見於古禮朱子大全明有此文歸宗亦然矣湖南不從李論必有罔測難處之事而皆將以愼老爲口實矣思之不覺寢食不安也今幸令監按湖幸望從頭明辨以明愼老本意之不然然後大明法令使不聞官者一切勿許爲父子則名正言順大亂斯止矣南民之受令賜豈不大乎此非但爲倫理而發實爲師門而縷縷至此伏望諒察也〇戊戌年得奉完南李相公語及閔家事相公

曰私自爲父子非惟於理不當亦大亂之道也假如汝耋有女而呈官曰某非吾父之子也其子曰吾實爲之子也訟官當徵所後文書而其子不得現納則訟官當許其子乎當許其女乎此不難知之是非也

答或人

未聞官而服喪旣誤於前云者乙者之說是矣旣已許之則雖未聞官而不可不服云者甲者之說不可從國有令甲雖小事不可違況父子天倫是何等大事而私敢擅輙耶當待　幸行時上言蒙允然後追後服喪似合於通典之說矣通典有喪後出繼者從出繼日服喪追盡三年之例矣昔年文官金汝亮以

其弟之子爲後汝亮妻死其子服之以母喪旣而其子之所生父死其子始不斬衰衆論峻發以爲豈有私絶其父之理其子不得已遂服斬衰則一人之身並有所後所生之衰杖期斬衰矣古今天下寧有如是之事乎衆論尤激矣汝亮以爲吾有妾子當罷繼云云故其子遂釋杖期然是非至今不已去年科擧其子被停停之者雖云已甚而人倫之際一毫不可放過有如此者伏望一從 國令毋致是非如何如何

答金振甫 相玉

累代承重孫無後而夫妻俱沒則門長上言立後

云者是耶非耶

承重孫夫妻俱沒而門長上言則禮曹防啓云禮典立後必兩家父母呈狀云云此上言勿施何如云則自　上或別判付云情理切迫節僉許之如是則事或成自　上循例依啓則事不成矣

答朴和叔

高門立後曲折誠如來諭其中惟察訪丈上言云云最爲便順矣旣曰門長則寧問其族屬行第耶此則過慮之甚也其曰立後必待爲後者之許云者此甚無理之說也當爲後者苟有人心誰肯捨其父母而許爲人後哉以故必待其父母之許君上之命而後

不得已而爲之矣矍相之射聖人使不得入者恐是如上所云者也原州朴門之以奴僕代訴雖非士夫家規例然朝家猶聽其訴則況以族兄弟而豈不敢於陳訴耶若都正公上疏之云揆以事而果似有偃然之嫌大凡係干私事者非大官則皆以上言陳乞矣非大宗而繼後載於家禮會成所引　皇祖之制可考而知也然會成之言不甚分明此是在我者文理不足之致幸詳證而見示至仰

孔子於矍相之射謝去與爲人後者若尊從不辭而肯許之則豈不爲聖人之所斥乎以死固辭不得已而爲之者然後可以專意於所後矣幸勿以此阻意

如何
門長上言則下該曹該曹回啓則自　上允下何待
生父母之着名乎

答金文仲 昌錫

貴家立後事從大夫人上言則與門長事體又別矣
然凡上言自　上例下該曹該曹則必據例防啓盖
大典立後條有兩家父母呈狀之文故也自　上欲
用特恩則別下判付云雖然情理可矜特為許之他
人不敢援例云云矣亦須該曹措辭陳其可矜之意
然後有此　特恩

答宋季輿 奎昌

出後大宗者夫婦俱沒而無子矣考諸問解則門長上言立後云未知其所生父不得爲出繼子立後之主耶若從問解則所生父不得爲門長也如何

旣爲大宗後則所後父當爲其父矣所後父及所後子俱亡則其門長當呈上言立後矣若無他門長而其所生父生存則雖以其名上言而亦不敢曰爲其子立後當云爲大宗立後矣

答蔡文徵

據禮則人之長子不可取以爲後今捨次子而取長子一失也且必須呈禮曹啓下後方可服喪而今

經先服喪二失也子年之多於母而強勒爲母子三失也有此三失其生亂宜矣此非他人之所敢知也惟在通變善處而已

答或人

獨子不可爲後之說可以繼程子之訓而　宣廟朝黃秋浦亦以黃義州一皓爲後義州乃秋浦之弟惕之獨子也諸說附録于下

黃宗海問長子無後則次子雖有獨子當繼長子是於禮於法皆無逕庭否沙溪先生答曰通典漢石渠議大宗無後己有一嫡子當絶父祀以後大宗否戴聖云大宗不可絶當絶父以後大宗程子

日禮長子雖不得爲人後若無兄弟又繼祖之宗絶亦當爲後禮雖不言可以義起(程子說止此)曾有一宰臣引通典說陳訴以其弟獨子爲後因成規例焉(所謂宰臣即秋浦也)

答或人

前後妻皆沒後始爲之子者當爲前妻之子

答洪君叙

故南昌君洪振文初年無子取養其弟振禮次子渭而未嘗呈出公文渭無子而夭南昌晩生二子灝濆皆長成南昌夫婦喪灝主之而傍題其神主矣渭妻自處以南昌之子婦而服喪且將立後其

主祀誰當爲之諸議攜貳莫定伏望財教

南昌君家事是無可疑處生疑也其弟之子若是命於　君而成之爲子則南昌後雖有己子亦當如胡致堂之於文定也今旣不命於　君則是不成爲子也豈有不爲子而與人子爭爲後之理也此不待知禮者而後知使粗解法文者論之亦當知所處矣昔聖人射於矍相之圃告於衆曰與爲人後者不入說者謂與爲人後言死而無子者宗族旣爲之後矣而此人復求爲之後也忘親而貪利在所當棄故使之不入夫宗族爲後而復求爲後尚且如此況有己子而他人乃敢越法而爭爲後乎

答具濟伯 時經

立後必以子行無間於親疎蓋昭穆不可亂也朱子大全有弟不可爲後之文矣

答黃周卿

所問某家事　高皇帝始爲吳王亟頒教令凡繼後不可捨近取遠近者盡然後求於遠者有服者盡然後求於無服者　大明令雖忽諸何可違也然今世尊周大義有不敢言惟君諒之而語于其人也

答金直卿

有人叔姪爲友壻者姪娶其姊叔娶其妹姪之年稍後於叔而叔是大宗也叔無子他無繼後之人

不獲已將以其姪繼之姪繼叔後禮固當然而妹爲姑姊爲婦以兄行婦道於弟揆以人情天理極涉䛕嫓未知如何處之耶或姪之年反高於叔則亦將何以處之耶

姊爲其妹之子婦誠有倒置人倫之嫌不知將如何處之也如不得已則姪當改娶耶然國法若不許有妻更娶則亦無如之何矣若姪之年多於叔則决不可爲其後揆諸天理則豈有父少而子反老者乎禮不許爲殤立後者以其無爲父之道也況老少之易置乎

答申聖時

養他子爲後不可謂非子之論以程子所謂陛下仁宗之子之說推之其義固較然矣然家禮列此於義服之條鄙意以爲可謂之子而不可謂之體也如何

答李季周

爲人後者專意於所後其意甚嚴蓋本不可二而統不可貳故也程子甞論濮議曰仁廟陛下之皇考陛下仁廟之嫡子濮王於屬爲伯陛下於屬爲姪此天地大義生人大倫如乾坤定位不可得而變易也苟亂大倫人理滅矣朱子曰所後父與所生父相對其子喚所後父爲父終不成又喚所生父爲父此道理既如此程朱明訓又如此則何敢兩皆稱父而並推

其恩典哉況贈職官教必書其父子之名今吕令旣不敢以父子書之則當書以叔姪耶淸江家事有所不敢知必有曲折然決不可援以爲證以破古經及程朱之訓矣愚見如此未知如何

答宋子華 炳夏

本生遠代或有事而告由則祝辭當何稱號耶泛稱以顯某代則似無分別如何

本生祖先當以所後屬稱稱之矣

答閔持叔

出繼人之子還爲本生祖後此通典之文而尋常有疑於心盖有父然後有祖此子將以何人爲父而繼

其祖耶若如世俗所謂侍養之云則本生之名非所加也而侍養之服禮所不言今何敢創出也以近事言之則黄秋浦以其弟惕之獨子爲後是義州公也義州次子璡將還後其所生祖其時愚與春兄稟於愼老如前所疑愼老亦以爲難處謂姑以其所生祖班祔於宗家似無大段過誤矣其家以爲然矣未知其終如何若問於黄修撰君玉則可知矣蓋以　本朝之法則赴擧者四祖爲仕者署經皆有所阻隔名不正則言不順矣未知如何則與通典之文會通而無病也願聞京裏諸議之如何也

所生祖有子無後而死而今此出繼者之子歸而爲

後則當爲所生祖服承重斬矣題主等事不須言也
不然而只如世俗侍養之云則所謂心喪及題主之
稱皆未免杜撰矣或曰爲人後者之子爲其所生祖
爲從祖而服小功爲其所生曾祖爲族曾祖而服緦
麻爲其所生高祖則無服然後名義正當矣若爲所
生祖大功爲所生曾祖爲小功則當爲所生高祖爲
緦麻矣然則與所後皆服四代而無差等此爲未安
云此言亦有理矣且聞或人之說則其父旣爲所生
父服期則是以伯叔父之服服之也旣爲父之伯叔
父則當不問所後近遠而於其子皆爲從祖云其言
似亦是矣並幸商教之如何

答具濟伯

皇明祖訓繼後非昭穆則使之改正故近歲淸州池姓人以兄弟爲父子者上言變通云矣但貴家事略與池姓有異而與金韓山光烒家相同雖不得爲父子而以侍養傳繼則或無妨耶只金韓山事於禮則有乖未知法律或許之耶抑國俗因循而至此耶是未可知也幸須博議而善處之如何　皇明祖訓載在家禮會成第一册矣

答或人

皇祖立制使立嗣而尊卑失序者許其子歸宗改正其遺棄小兒年三歲以下雖異姓仍聽收養卽從其

姓云云今具奉事既是尊卑失序則其歸宗改正在所不已而又其出繼之年是十三歲則又不應三歲以下收養之文仍爲奉祀殊不正當且設令爲收養而亦無必使收養奉祀之文亦不足爲援例矣至於外孫奉祀之非既有朱子所答汪尚書之明訓又賈充以外孫爲後秦秀已議其昏亂紀度今何敢犯此爲之乎按程子母夫人傳則夫人將終命伊川曰爲我祀父母明年不復祀矣若具氏諸神主有女子則猶可援此而奉祀或不至無據矣第 皇祖之制如無緦小功以上親許擇立遠房及同姓爲嗣所謂遠房即袒免之親則其所謂同姓又其尤疎者也今具

氏之蓄冠於他姓其昭穆相當之行豈無可以立後者乎鄙意此外更無正當道理未知如何

答具濟伯

示事鄙生所答於左右及李雲舉及具進士文周者未見其有異同矣盖尊丈所繼之序旣是祖孫則正是　皇祖所謂昭穆失序者即呈官改正寧有可疑只是改正之後無他族人之可託者則依俗人侍養例仍奉其祀雖不正當而似亦踰於有所受而歸無處故當時奉告者如此矣其後具進士來問以尊丈旣罷其繼後則其前日所祀神主一位即吾家親之高祖當何處之愚答以當依最長房例奉歸而祀之

似得矣其後李雲擧以李姓人意來問外孫以母命奉祀外祖何如愚答以外孫奉祀之非朱子之訓甚嚴後人何敢違此至於其母則有伊川母侯夫人祭其父母之說猶或爲可據之端耶云云愚何嘗以外孫奉祀爲是況所引侯夫人語以爲明年不復祀云云則其祀當止於侯夫人而伊川則將不得祀矣此亦爲外孫不得奉祀之明證也豈李家欲厚其外家因其母或可奉祀之說而推而伸之以及於外孫耶是未可知也然父之所祀子猶有不得祀者五代祖是也豈敢曰母之所祀而子必奉其祀乎大抵尊丈旣不得奉祀則其所處置非所當知也李家之事雖

甚違禮而尊丈只喜其有所歸可也未知如何凡此
如有未當者不妨回示也
侍養固是非禮而外孫奉祀則朱夫子又斥之以非
族換以正禮則二主只當各祔于其祖之龕矣第和
叔以外孫奉祀爲是者必有其說而遠未得消詳可
歎幸以其說後便示及如何

答高汝根

具友家事當初鄙意以爲　皇祖定制爲後而昭穆
失序者許令改正則其不可因仍明矣其所謂高祖
即於令鎭岑宰親未盡則鎭宰之移以奉祀當矣其
下神主宜可以班祔於其祖而如無可祔者則具友

家依世俗侍養之例仍爲奉祀亦或一道而終是非
禮也至於外孫奉祀則朱子之訓嚴矣而程子家所
行者有據矣愚雖無識何敢以此而勸人冒行哉但
程子外氏之祀侯夫人有行之之說此或是女子奉
祀之證故以此嘗答李雲擧之問矣其後頗聞具氏
外孫憑藉鄙說而所行有未安者云此則非愚之所
敢知也愚於此事前後所見大槩如此如有未當幸
望指教也

答崔天璧

人有五昆季其四皆有子其一無子而生時未及
立後死之日其宗姪以其第二子爲侍養於亡人

實從孫也或云此非禮也諸從子中宜取其一而爲後從孫不當繼其後且無後則例當班祔勿復苟立也其宗姪稱其遺言强立侍養未知如何三歲前見收養之外又有侍養之法耶

大明太祖初爲吳王始定法制凡繼後而失其倫序者亟行改正必以叔姪爲父子兄弟家無相當者則從兄弟之子於從兄弟無之則再從兄弟於再從兄弟無之則三從兄弟於三從兄弟無之然後求之於無服兄弟及得天下申明此法甚嚴此見於魏堂家禮會成其文不盡如此而其大意然矣 國法又有三歲前收養卽同己子之文此外所謂侍養則於禮

於法皆未之聞也

答或人

侍養禮無其文惟國法三歲前收養始得即同己子然此指喪服而言不必使之奉祀也若是異姓則非族之祀朱子明言其不享其意甚嚴矣一世猶不可況曾祖耶此在朱子大全答汪尚書書幸考見如何

答李子雨濡

無後人祔食其祖廟自有朱子成法而家禮一書專主於宗法何可違也來書國典妻養己族爲子女奉祀云云者全不成義理全不成說話夫以己族爲

子而奉祀者猶爲無理況爲養女而奉祀寧有是耶此必文字之誤更須細考如何

答閔士昂

外孫奉祀雖云非禮本宗旣無可祔處則外孫尚在而豈忍埋其主耶祭之別室未知如何

外孫奉祀朱子旣斥以非族之祀捨此而有所商量非所敢也

答洪友周

外祖不敢奉祀自有朱子明訓寧有節文之可言者然喪家未立後之前其出嫁女權奉饋奠則亦有俗禮而非禮之正也至於其女服盡之後不徹几筵則

尤有所難便者誰敢於無禮之中㧑出臆見也不若從諫立後之爲愈也

九菴先生文集卷一百七十三

禮疑

通禮

班祔

答沈明仲

未聞官不得爲後旣聞命矣然則當依成人而無後者歸祔於大宗耶此則雖不知禮律如何而實是神道人情之所不安依時俗侍養之例仍奉其祀事而改題神主未知如何

無後人祔食宗家自是正禮有何不安之心耶禮正則心安矣被養之人如不忍恝然則祭時以物助之

則亦可以自伸其情矣

答朴壕

金存畏死無後欲祔於其祖故承旨金誠之龕則其宗孫於存畏爲再從孫祀於再從孫家何如

孫祔於祖自是正禮奉祀者之疏戚不須論也家禮云祖之兄弟祔于高祖豈可謂無其文乎

答柳子壽

繼祖之小宗絶嗣則其祖之神主當祔於繼高祖之宗而其高祖已祧則不得已埋安矣其父之神主當祔於繼曾祖之宗矣

答朴世義

或有當祔于祖龕者而無祖龕則祔于曾高祖之龕乎或無曾高而有禰龕則如何

其祖生存則中一而祔于高祖禮也祔于禰則是亂昭穆也

答全瑜

本生親班祔大宗已有先正之說若所後之家非當祔之親則當祭於別廟耳

答閔士昻

伯叔則祔于曾祖之傍伯叔母則祔于曾祖母之傍以此觀之古者考妣不爲合櫝可知矣未知合櫝始於何時

伯叔父與伯叔母皆死而合櫝則當祔於曾祖之傍若伯叔父生存而伯叔母死則祔於曾祖母之傍矣

答沈明仲

伯叔父祔于曾祖止東邊安〇嘗意伯叔父母俱亡則當合而並祔於曾祖此則或據一存一亡者而言也第凡祔位皆安於東邊而此則以男女分東西故與本註皆西向之文自相掣肘尋常不諭其義矣今觀沙溪答同春問曰居右亦西上之意然夫婦神主相分未穩然則此說不惟在於男女分東西雖夫婦亦當分而各祔也如此則東西祔位一前一後似未穩當未知如何

祔位東西竊意正位考西故男亦西正位妣東故女亦東也然既曰伯叔父則伯叔母在其中矣其單言伯叔母者伯叔父存而伯叔母先亡者也時祭時祔位恐亦當從兩序相向之文若皆坐於東序則或有嫂叔連坐者矣大不便矣

答鄭景由

家禮祠堂祔位小註與大註各是一說不可滾合而看也又來諭所謂若從西向之例則與正位相背設者未能曉解也曾祖南向伯叔父在其西稍南而東向則豈有相背之理乎大抵看文字最忌不求立言者之本意輕易立說朱子爲學者屢言之矣幸須自

省也
兄弟及妻嫂祔廟之禮如何
兄弟則祔於祖考傍妻嫂則祔於祖妣傍自有明文
而兄弟若有夫妻俱没者則當合櫝而祔於祖考下
者有子則當立別廟且妻嫂之祔祖妣若有前後室
則當祔於夫所親者

答李聖彌 碩堅

碩堅不幸頃年連喪妻與子喪期畢後以代序則
神主俱當以正位入廟列序而碩堅生存主祭故
妻祔於祖妣位傍小南西向子祔於考位傍亦小
南西向一依備要祠堂正祔位之圖未知於禮不

悖耶或云祠宇無龕室則用屏簇或帷帳遮障各位之間俾成龕室方可合禮此說未知如何

妻祔於祖子祔於考自是家禮之文備要圖實出於此何可致疑龕室雖未備以屏簇隔截則便成龕室祔位西向無所妨矣

答宋商卿 衡弼

先人喪期盡後衡弼自當別立祠堂矣亡妻神主祔於東壁之下得無不悖於禮意耶

祔妻於祖廟自是正禮而事勢有不能然則不得已於考廟東壁下權祔矣然終不可據以爲法也

答鄭景由

語類有嫂則別處之文可遵行否
語類雖有嫂則別處之文家禮班祔條有兄嫂弟婦祔祖龕之文當以家禮爲正
答金延之
婦未廟見而死則其祔廟之禮當如何也
未廟見之女不遷於祖云者指未三月之婦也後世不親迎者多故婦或生子而尚在其室者有焉豈有生子而猶未成婦之理也嘗聞嶺外一先賢答生子婦之問曰古禮如此不可祔於夫黨愼齋聞之以爲極害理
答或人

姪之父自立祠堂則遷而從之所謂姪指何姪歟此於家禮正衡詳言之蓋指從姪再從姪三從姪而言也姑以從姪而言之則姪之父乃主人之從兄弟也姪之祖乃主人之伯叔父也姪死而其祖尚在則無所祔而姑祔於主人之父及其祖死而其父自立祠堂則遷而祔於其祖父矣

答沈明仲

姪之父止從之○寒岡說雖近人情旣失昭穆則當從龜峰說耶問解亦無取舍之言將何定行耶姪之父自立祠堂若如鄭寒岡說則是失孫祔祖之義矣問解於龜峰說下云正衡說亦然云則取舍之

意可知也

答或人

夫亡而無後之妻祔夫於祖廟云者似未安此當爲夫立後而别立宗矣何可如是惟爲妻爲子則不可立廟故須祔於宗家矣家禮所謂姪之父自立祠堂則遷而從之云者諸說雖多惟家禮正衡之言似是所謂姪者盖以從姪而言也假如乙者喪其子則當祔於乙之父而乙之父生存則無所祔故姑祔於乙之從兄之父以死者言之則所祔者乃其祖之兄弟也及乙之父死然後乙乃爲其父立廟故當遷其子而從之矣正衡之意如此若以此爲是則諸說之同

異自不須辨矣朱子所謂嫂則別處云者嫂之夫卽宗子之兄弟也其夫不得爲其妻立廟故姑祔於宗家爾但旣祔於宗家則當祔其祖龕矣安有別處之理乎此或是初年未定之論耶不敢質言至若亡人之父是支子而所奉祧主於亡人爲高祖則禮有中一而祔之文蓋不得祔於其祖則越其祖而祔於其祖之祖矣今尊家形勢若不可祔於先丈則從中一之文似亦不爲無據矣正位遷于長房則祔位埋安事理恐當蓋無後人祔食旣是不得已義起之禮也寧有更享於最長房之理乎鄙意如此未知如何更乞因便見教

昭穆之禮朱子固欲行之而朝廷不可定制度則只因俗禮今何敢遽行朱子未行之事哉果能行之則其班祔之制自當從古然亦不過如家禮之制耳班祔條下所謂姪字以爲從兄弟之子云者非龜峰說乃家禮正衡之說耳若是兄弟之子則其子之父寧有自立祠堂之事哉兄弟各立父母之祠者古今天下無有是理也次位子孫行祭之時未見宗子必參之文雖或參之豈可據其主人之位哉

別室藏主 附

答沈明仲

曾祖兄弟無主者不祭○此無可祔之位故雖不

祭然有兄弟之子與孫則似不可不祭或祭之別

室如何

曾祖兄弟之無所祔者似當於喪畢後埋其主矣然既曰成人而無後者其祭終兄弟之孫之身則其兄弟之子與孫何忍不祭若其祔食於宗家者則當五代祖祧去時亦已埋安矣

答金曾源

柳氏姑母神主爲其後者適有故未及奉還姑爲權安於亡父廟中如何

柳氏姊神主柳宗有主祀者而時未奉歸則當姑奉於別室以俟之決不可與尊先考同廟矣

祭田 祭器

答閔士昴

置祭田條親盡則以爲墓田云若有親未盡之子孫遷奉其神主則祭田亦當移之於奉祭之家耶親盡祖之祭田以爲墓田旣有明文何可移之於最長房乎

答鄭景由

何謂之祭田何謂之墓田也願聞其義

祭於祠堂則謂之祭田祭於墓前則謂之墓田此非難解之義親盡而神主祧遷則祭田當爲墓田而諸位迭掌此家禮之文也復何疑乎

答李退夫 先揆

祭器皆用木器未知如何

此儉素無苟費之意恐無害也然家禮許用燕器所謂燕器者生人常用之器也

晨謁 出入必告

答閔公瑞 着重 大受持叔

諸子晨謁可依要訣行之耶

諸子晨謁家禮不言只要訣言之豈以宗法甚嚴故耶然揆以生時則諸子晨昏各自如儀且家禮諸子出入時入大門告廟一如長子但不開中門爲異據此則獨於晨謁有所不敢者未知其義也來示雖無

主人晨謁於中門之外如出入瞻禮之儀云者恐未精當如日晨謁則當如儀再拜豈可瞻禮而已已則斯已矣如是損益自非盛德者不敢也

答尹爾和

主人或出或病則主人之弟若子姪獨行晨謁於家廟而但不開中門以别於主人如何

以諸兄弟出入必告之文觀之則晨謁之禮亦不係主人之有無矣

答韓汝碩

出入儀凡出入唱喏作揖之禮代以再拜如何

擊蒙要訣出入儀實從家禮今何敢有所改易近出

則元無告禮矣瞻禮之儀甚簡省非所難行何故廢之如不得已則以単拜代之似爲近之然不敢質言參

答閔士昻

閏月非正月天子不以告朔而喪者不數云然則閏月朔望參亦不當行邪

不可不行

答朴和叔

朔望饌品一龕內既有正位二分或三分四分（並前後妣）復有祔位或一或二或三四而只共設一盤果（盤即今之貼匙）則似褻而太嗇矣故愚每疑每龕之龕字是位字

之誤也未知然否至於茶酒之說則愚亦每有所疑而欲質之者家禮望日旣不用酒則未知降神時亦以茶灌于茅沙耶抑灌則以酒而薦則以茶耶古人灌用鬱鬯者取其香氣也若所用之茶亦有香氣則亦與酒無異耶常所不敢知者又因此而有所仰質焉古禮士於喪中只有朔奠而無望奠家禮亦無之而今世雖未仕者無有不設望奠者是有他書之可據者耶以上數條切欲聞明教矣至如來諭望日只欲設果而不用酒此固差別朔日之意也第未知亦不降神耶如曰降神不可廢則必當用酒(東俗無茶)旣用酒以降神則雖非家禮之文而仍用以薦豈甚未安

耶且來諭引東俗不用淸明而不代以他俗節爲不以酒代茶之證此則引證似不襯矣且又如此則執事於下文欲以醬代醋者抑何耶此則恐不可太爲執著也未知如何

望日之儀家禮云不設酒不出主餘如上儀旣云如上儀則果之仍設無疑矣且旣有設茶之文則只焚香參拜云者似不然矣

答金延之

孤寄窮谷祀事未備承諭憎歎第念朔望之儀家禮所定者極其簡省其日每龕新果一大盤云者其龕內並考妣及正祔而言也而其所謂大盤實今俗名

之大貼也若是則雖祭及高祖之家並朔望不過新果八大貼而已此豈難辨者耶所薦之酒亦用一宿而成者則亦不甚難矣鄙意寧於此酒果之中又從減省而朔望節祀則恐一不可闕也曾從趙重峯妹婿朴事三丈聞重峯遞報恩宰移入沃川之山中欲設時祀其大夫人責之曰貧匱如此何以具辦重峯以遜言跪而對曰但賜聽諾則子當隨力所及矣及至祭日見其所設各位只飯羹及粟末爲餅瓜蔬各一器而已而極其精潔云竊恐貧家奉先當以此爲法也○今此所引家禮每龕一大盤之說每不能無疑於心以爲考妣猶可共盤正祔豈可如是但反覆

其文極意詳究一龕一盤之外更無他意竊恐朱先生參酌損益務適其宜而後生識迷妄有此疑然則可疑者正在此而不在彼也以故不敢復有他議然嘗自懼其見解未到失其本意幸望於此條詳加玩索明以見教如何如何

家禮參儀只設一果盤者恐是只據正位而言蓋祔位非是例必有者故只言正位也若有祔位則恐不可合設一器也

答尹爾和

家甚貧乏事死大事亦不能如儀朔望參禮隨其時所得或以麥粟飯薦之或以爲事死與事生有

别不可薦以不精之物未知何如

家禮之喪禮篇有新物薦之條可見其物矣何以麥粟爲不精之饌也

答韓伯圭

朔望當設酒果行參禮而家貧未辦酒果則開中門焚香再拜未知何如

來示猶賢於己然家禮朔望之禮極簡每龕設果一盤所謂盤者俗所謂貼匙也此豈至難辦者而若是苟簡耶

答俞弼卿

家禮參條盥盆有臺架者在西爲主人親屬所盥

云者謂主人及衆男女皆洗於此耶其在東爲執事者所盥云者謂男女執事皆洗於此耶似混幷可疑

所謂主人親屬男女皆擧之而所謂執事亦內外皆擧之矣然古盥洗之禮以別器儲水置於洗東盥時沃而洗之則男女內外不嫌於混雜也

答朴世義

世俗祭祀時叙立以嫡庶重行嫡姪進立於庶叔之前嫡弟進立於庶兄之上此事無妨於禮文亦無害於天倫耶

嫡庶之分雖嚴而昭穆不可亂也庶叔在前行而立於行末不當於嫡姪之前則庶乎兩不相妨也

答韓汝碩

主婦率諸婦女叅朔望參及大小祭祀欲一依家禮而曾所未行之禮猝然行之亦有所不敢未知如何

婦人叅祭好禮之家無不行之矣凡禮若以先世不行而遂不行之則將無可行之時矣

奉神主置櫝前此乃出主於櫝外也鄙家只啓櫝啓韜而曾不出置櫝前此若大段失禮則當自此行之而以啓櫝啓韜謂之出主以只啓櫝不啓韜謂之不出主未知如何

所謂出主者乃出置主身于櫝前非脫韜之謂也盖

韜藉家禮無之而只見於卷首圖卷首圖非朱子所爲則家禮所謂出主者非干於脫韜與否也明矣所謂韜者本出溫公書儀又朱子門人李堯卿亦用之而以質於朱子則朱子所答無所是非只云而今不可動據此則未見其必可用也然從俗用之亦無所妨耶

答朴景初

出主之說家禮之文極其分明備要因之而已盖家禮所謂櫝者內容主身而黑漆之者也卷首圖有盖座是櫝也是司馬制也其兩櫝者亦櫝也是韓魏公制也家禮參禮註所謂啓櫝出主置櫝前者是奉出

主身之謂也是不分司馬與魏公而隨所用之櫝而言也來示所謂奉盖座出於櫝前者未知出於何書也若如來示則家禮當言啓櫝奉盖座置于櫝前可也其立文不應如是之糢糊也愚之所聞於師門者如此未知高見如何

答李君晦

無官指入仕而落職者耶抑初未始仕者耶幞頭是何等服耶

無官入仕而無實職者幞頭事物記原古以皂布三尺裹頭號頭巾三代皆冠列品黔首以皂絹裹髮亦爲軍容之服後周武帝依周三尺裁爲幞頭至唐馬

周交解爲之用一尺八寸左右三禰法三才重繫前脚法二儀唐會要故事全幅皂向後幞髮俗謂之幞頭周武帝建德中裁爲四脚穆宗朝帝好擊毬而宣喚不以時諸司供奉人急于應召始爲硬裹裝于木圍之上以待倉卒五代末梁高宗始布漆于紗施鐵爲脚作今樣也筆談唐惟人主用硬脚晚唐方鎭擅命始僭用之宋朝有直脚等五等惟直脚貴賤通服也又按朱子曰幞頭本是偃脚垂下要東得緊今却做長脚問橫渠說唐莊宗因取伶官幞頭帶之後遂成例曰不是恁地莊宗在位亦未能便變化風俗兼是伶人所帶士大夫亦未必肯帶之見畫本唐明皇

已帶長脚幞頭或云藩鎭僭禮爲之後遂皆爲此樣
或云乃是唐宦官要得常似新幞頭故以鐵線揷帶
中又恐壞其中以桐木爲一幞頭骨子常令幞頭高
起如新謂之軍容頭後來士大夫學之令匠人爲我
斫箇軍容頭來盖以木爲之故謂之斫及唐末宦者
之禍人皆以此語爲讖王彦輔麈史說如此說得有
來歷恐是如此後人覺得不安到本朝太宗時又以
藤做骨子以紗糊於上後又覺見不安到仁宗時方
以漆紗爲之甞見南劒沙縣人家尚有藤骨子可見
此事未久盖此非一朝一夕之故其變必有漸

答鄭景由

問襴衫之制

襴衫之制。未曾目覩。不敢質言。頃年閔尚書鼎重買一件於燕市而見贈。其制如 本朝團領。而但傍耳只一葉。卽質靑而緣黑云。是 皇祖所制館學生所服也。未知宋朝所謂襴衫者亦如此否。第觀朱子嘗言衣有橫襴。故謂之襴。此則別以橫布着衣前。如屋之有闌干矣。據此則燕市所買與朱子所言。恐不同也。以黑爲之者謂之皂衫。以白爲之者謂之凉衫。其制則皆當如襴衫也。

答金延之

問凉衫之制

凉衫事物記原筆談近歳京師士人朝服乘馬以黲衣蒙之謂之凉衫亦古遺法也然考朱先生說則以爲宣和末京師士人行道間猶著衫至渡江戎馬中乃變爲白凉衫至後來軍興又變爲紫衫皆戎服也芳子說止此按以此朱先生說觀之所謂凉衫亦是盤領之制而記原以爲古之遺法者未詳其意○竊意凉衫如古之景衣古人出入既著正服後以單布爲衣加於正服之上以禦塵也後世以此因以爲正服耳景衣見儀禮但不如後世之盤領矣

答閔士昂

盛服條處士以下不言靴無乃皆著鞋耶

盛服不言靴則其著鞋可知

答孫晦錫

大衣長裙及背子之制未知何如

大衣長裙各自一件不相連續也成服條大袖即參禮之大衣也然一書之中一衣而兩名似可疑故或疑大衣之衣字是袖字之誤背子之制未詳或謂如我國之長衣也

答金振甫

婦人參祭時服色當倣家禮爲之矣

答閔士昂

影堂雜儀何人所作而所謂舊儀即影堂舊儀耶

影堂雜儀溫公所作也舊儀南北朝前後間書故載南北朝事

答李君晦

劉氏註舊儀云者是雜儀之舊者而溫公不用耶舊儀南北朝舊儀也當時忌日必相吊有人刺殺主人於座自是不見客而但受吊書今溫公不用此不見客受吊書之禮也

俗節 附薦新 生辰

答韓汝碩

薦獻儀俗節謂正朝端午中元重陽之類其中五月八月行俗節參禮又行墓祭又行時祭之月也

語類曰問行時祭則俗節如何朱子曰某家兩且存之問解曰墓祭與家廟處所既異兩行無妨晦齋曰四名日詣墓拜掃不可偏廢是日晨謁祠堂薦食仍詣墓所奠拜以此見之則俗節墓祭時祭不可偏廢一依要訣當並行而若有事故無他子孫墓且路遠薦食之後未及奠拜奠拜之後未及薦食勢當廢其一若廢其一則姑闕家廟薦食之禮而行墓祭未知如何

同日大小祀兩存之義既有朱子之訓則不可以一日重疊而有所廢也若二祭並值而不可周旋則或墓或廟使人代之可也若無可代之人則依朱子除

夕前三四日行之之說而先後行之似好

端秋二節大小祀當依教行之除夕前三四日行之之說熟見於嶺南之人而於其日全然無事亦甚未安使人代之猶賢於己不得不以此行之而端秋二節則行時祭於廟而寧廢墓祭恐似無妨未知如何

除夕前三四日行之而其日全然無事云者有不可曉者盖除夕前三四日行墓祭而元日依家禮行參禮於祠堂則何以日全然無事也且以端秋二祭移行於祠堂以當夏秋時祭云者似若以祖先爲徵債於負債之人者殊甚未安矣與其如此不若依家禮

只行三月一祭於墓而其餘三節日則皆廢之四時時祀及節日小祭祀無所廢闕旣盡合於禮又不牽於俗矣如此則大小大整齊也

世俗不行臘日茶禮今欲行之未知如何

臘日是大俗節何可不行薦享乎鄙家則行之矣

答李仲深 滓

俗節所設之蔬果卽蔬菜之蔬也山殽野蔬自是酒席之所設何必問古禮之有無乎

答或人

新物隨得輒薦則雖非朔望亦可開櫝以獻一如參禮耶單品之薦甚薄而開櫝重難未知何如

據家禮則俗節獻以時食云耳開櫝有何重難耶不開櫝而薦享無乃無謂耶

答朴和叔

薦新之儀家禮不言所謂新果者正指此否五禮儀薦穀皆用生而要訣則必作飯佐以魚蔬以人情論之要訣殊勝而但古禮時享之外無薦熟者亦似可疑耳

薦新之儀家禮不言豈所謂新果者正指此耶以上來諭之文也其所謂此者指何而言耶恐有闕文也薦新之儀家禮言之於喪禮而註云如上食儀然則常時薦新恐亦當如朔望儀也

答金振甫

時新之物凡鄕俗所尚者皆薦五穀之正者何可只薦稻麥耶秀而直者謂之麥其曲者謂之牟

答朴和叔

要訣薦獻儀曰若五穀可作飯者則當具饌數品同設禮如朔參之儀按家禮正祭忌墓之外雖朔參無設食之事而今必如此無乃嫌於饋食之道乎若具饌則當與生人饌品相準否且家禮新物之薦只言於喪禮上食之後而不及於通禮者何意亦乞批教

家禮大祭祀外雖無設飯之文然今此薦新專爲五

穀而設則不可生用勢須作飯也通禮雖無薦新之文而旣曰俗節獻以時食則恐薦新包在其中也

答尹爾和

今俗必以春時花煎餠薦廟此非古禮不用煎熬之意然時節俗尚之饌不得薦獻則恐未伸君子怵惕之心如何打愚謂衣服飮食古今異宜如煎餠蜜果何可不用此言何如

俗尚及祖先平日之所嗜好不可全然擺脫要在酌中而處之聞尼山諸尹以先訓不用蜜果云若有先訓則處之甚安矣

答閔持叔

國恤葬前私家薦新

薦新是小祭祀故　朝家行之　朝家行之則士夫家亦無不可行者然似亦當殺於常時矣如何如何

答洪聖休

生日茶禮旣有退溪先生定論而子孫生日乃父母劬勞之日也略薦時需以伸其情未知如何古人於先世生朝必祭至有祝辭曰生旣有慶歿寧敢忘退溪則截然以爲非禮未知孰是第念諸位同安一祠未知獨設於原位邪抑並設邪或請出其主於正廳耶三者皆有所難便退溪之非之者或出於此耶今玆子孫之生日雖異於先世祖父之生日其

難便者亦有數件將獨設父母耶抑並設於諸位耶若子孫衆多而一一薦享則無乃煩瀆耶此有所不敢知者不敢質言耳

答韓汝碩

生辰參禮馮善創開而此非古禮也誠如退溪門人所問並設祠堂旣涉瀆亂出祭于寢亦無所據退溪先生非禮之答不亦宜乎先人嘗欲勿行而自先世行之已久猝然不行於心未安因循未果矣旣知其非禮而行之亦非以誠事先之道宜當變通而今亦如先君之意趑趄未決未知如何生辰之祭果如退溪門人所疑而退溪非禮之答似

不可易矣若知其非禮而以先世所行爲難停廢則是非禮之禮無時可改也世人喜說喪祭從先祖之文此殊未安然先世所行之儀昧然遽廢亦似未安須告以廢之之意恐爲婉轉

生辰參禮告辭廢之當依下教而私情缺然欲行時祭於此日未知何如

祖先中一位生辰若在仲月則行祀於此日恐似婉轉矣朱子生日在九月十五日故其禰祭例行於是日此雖與祖先生日有間大槩其意則相近矣○禰祭是時祀之類

答朴子晦世輝

生辰祭退溪旣謂之非禮然高氏則有祭儀至有祝文只有一位處據高儀行之恐不至甚害也

答吳順之益升

三年内遇亡人生辰不忍虛過上食後別設數器饌行之未知何如

恐當如此鄙家喪中象平日饌品稍備而行之耳

有事則告

答沈明仲

故某親○不用皇顯字者何意

題主時旣不用顯字則於告事時何得用顯字耶舊本家禮用皇字則於告事亦當用皇字而改用故字

有所不敢知耳

某氏○不書鄉貫耶言某氏則鄉貫在其中耶

妣位只書某氏而不書鄉貫自銘旌神主誌石石碑

而皆然　本朝則李姓娶李姓金姓娶金姓故不得

已書鄉貫以別之矣　中朝人見漢陰李公夫人李氏

旌門大駭曰爾國雖云禮義之邦而猶未免胡俗云

矣中朝則惟王莽妻是王姓然莽旣簒凡劉氏皆改

爲王氏而其子婦劉氏則不改爲王是則莽猶知同

姓爲嫌也　顯考嘗爲禊令以禁之矣今聞時輩以

賤臣之所建白而不用云然則鄉貫之書將不得免

矣

答閔士昻

追贈改題時只告所贈之龕則酒果亦只設於所贈之龕耶

只設於所告之龕矣

答崔善餘 世慶

家禮告追贈條有云若因事特贈則别爲文以叙其意正左右今日事也當叙 筵臣建請 聖主允許特贈之實耳焚黃與時祀各是一事翌日行時祀正好矣曾見愼齋家亦然耳此盖一家盛事也與一家諸親同慶情所不已也祭後尊行與少者有獻酢之禮在於家禮時祭餕條可考而行也 教旨前拜禮

依五禮儀行之亦無妨蓋備要專主家禮故不載此條矣問解教書用白者 皇朝制書皆用黃紙故有焚黃之名而 本朝不然則當從實爲之故云矣朱子因事特贈焚黃文録送耳

答鄭維訌

改題之儀一用家禮則更無可疑但世俗以盛典之下只小行小祀爲大略或於翌日仍行盛祭因與宗族設酌雖非禮之正亦或從俗之一道否此則更在斟酌也告文亦不須大段陳述若云某年月日一鄉之人共舉府君孝行于郡庭郡守申于方伯方伯轉以上聞 聖上下其事于該曹該曹覆啓請贈官階

以旌之因命如章某年月日特贈奉列大夫宗親府典籤竊以府君誠孝至行無愧古人而藐孤孱劣不能顯揚大懼堙没於無聞幸以鄕評不泯克闡潛懿適玆孝理之日竟蒙追榮之典上可以光飾先德下可以覆庇後昆誠不勝大幸今將所下誥命改題神主以展焚黃之儀滂泗摧咽不知所告謹以酒果云云如此庶或無大乖矣幸加財訂如何

答李季周

焚黃朱先生皆行於家廟而亦嘗言擧世行之於墓恐不可不從也此見於家禮祠堂章告事條附註可考而知也

答孫晦錫

告事條滿月謂生子日數滿一月也

答尹爾和

備要有事則告註引禮註而言有喪必告之意未知告之於何時而告之之儀亦何如

似當告於初終矣酒果則恐不可設也

祠堂火 附遇亂

答玄以規

檀弓曰焚先人之室則三日哭若祠堂火而神主幸奉出則無三日哭之禮乎又通典云塚墓遇賊毀發不及於槨可依新宮火三日哭若火犯墳墓

則當何以處禮乎

以墓擬廟則以墓之火焚與被侵犯不及柩者與廟之火焚同爲一等以侵墓及柩者與廟之并神主見焚同爲一等而但墓之見柩則服緦哭臨三月新宫火則三日哭而已無服緦之文未知所謂新宫火者并神主見焚耶抑只焚其廟耶未見明文不敢質言

答李同甫

亂時神主奉以避兵此固情理之當然而然曾聞迫於盜賊或被屠戮者無不棄之於道路云若是則不如埋安於墓所之爲愈也

遞遷

答或人

承重孫祖父喪盡後當並遷五代六代祖矣其告六代祖之辭當如備要所載五代祖告辭矣親盡祖祧遷當以奉祀孫世代而計之而已非惟其母雖祖母曾祖母生存亦不可不遷蓋旣改題神主則高祖當爲五代祖矣祭五代祖是 太廟之制也僭也何敢焉

答李季周

前月所示別紙朱夫子以宋公之不忘母家之祀爲厚今執事之眷眷如此則眞夫子所謂宋公不得專美於前者也凡所區處又皆縝密可以久遠矣第判

書神主既依程子庶人祭及高祖之訓遷奉於衿川庶曾孫家則郡守神主亦不當埋安而當並遷於其家矣且又依 國法使在驪州者奉三世神主則國法之祀三世是士大夫禮而非庶人之所敢行者也蓋若一依 國法則判書叅判神主皆當埋安矣若一遵程子訓則叅判以上以至郡守皆不當埋安矣試考大典及家禮所載程子說如何

前日所禀祧主蓋謂若遵庶人祭高祖之訓則其所埋安者世數未滿若遵只祭考妣之文則其不埋安者又似拖長大抵人家行禮必有所據然後可以安於心而行於久故有所云云耳若從後說則諱百順

神主亦當並祧矣未知如何

答朴和叔

問解曰遞遷之主當以最長房之名改題旁註又曰最長房不能奉祧主則宗子當姑安於別室蓋旣不能奉祧主則恐不可以最長房主祭最長房改題旁註而以宗子攝行未知如何

祧遷之主長房不能奉遷則宗子姑安於別室云者是師門所行也旣安於別室則是權安也雖不改題豈有兩高祖之嫌哉然如來示而改題者尤似正當矣今日此事甚多以大族言之則如洪相命夏家尹獻納衡聖家亦遵此而見問矣愚每以鄙家所處答

之盖此事每由於長房貧殘之致故鄙家則所祧子孫合力就長房家搆小祠而奉遷祭時亦合力助之此最合宜矣未知如何

與宋明甫

問家兄三年後高曾二世神主當遷於弟家而家姪以為高祖固然矣曾祖則渠亦未親盡因請奉祀云愚意此於禮義决不可從既遷而早晚復還其於郎遠毋退之義有何所害愚見如此未知不悖否

答來教恐當

問或云最長房死則其所奉神主當即遷于次長不待三年喪畢云此說如何

答三年喪畢合祭而或埋或遷禮意本然次長則不待三年此有出處否曾所未聞者若有所考切乞示教

問最長房之不必待喪畢而遞遷祧主者非有所攷只爲最長之奉祧主其事體與宗家有異只欲權奉祭祀而復三年廢祭有所未安故有前書之疑耳

答次長房不待喪畢而奉歸祧主者以事勢言之則誠如所教第未見古據爲可疑耳

答尹拯

曾祖考神主以族姪奉祀故親盡祧遷于最長房前年奉于堂叔家矣今又當遷于叅判叔父家未

知何時遷奉耶若待三年後恐太遠且久廢祭亦未安待葬後遷奉未知如何葬後遷奉則當以酒果告遷奉至叅判叔父家而後改題耶抑告遷時改題而遷奉耶

次長遷奉不待最長之三年揆以人情誠如來諭然同春說亦自有據矣鄙家亦當此禮願依大家文獻可幸無罪也凡祧主改題自是遷奉者之事則非舊主人之所當與也既遷之後似亦當有酒果告由之禮其時改題似宜矣

答宋道源

高祖神主祧奉於最長房而長房身死則其遷奉

於次房當在何時耶或云當於葬後或云當於三年後何說爲是耶

最長房死而移於次長房當在何時者此問最切此鄙家曾所經歷者也家兄亡後鄙意以爲凡最長房之禮專爲祭祀而設也今於家兄三年內昧然廢祭有所不安故欲於家兄葬後移安於鄙家而亦無考據則難可直情徑行故問於同春兄答以當待三年後吉祭時也俄聞尼山尹都憲於從兄尹掌令葬後卽移奉于其家云鄙意以爲此雖非古禮然甚安於人情而彼旣以大家行之則已成俗例從之不亦宜乎遂於葬後移安於鄙家矣

答沈明仲

高祖親盡當祧則其祔位隨而祧遷否或埋安耶若其祔位之兄弟若兄弟之子在則不當遽埋其將柰何

高祖祧遷于長房則其所祔之位當埋安於其墓矣其兄弟及姪雖有所不忍而分則有限無如之何矣或於其忌日以紙榜略伸其情則似不妨矣

藏主墓所

答孫晦錫

遞遷條藏其主於墓所云者墓所有祠堂奉安神主也其說見於此條下附註楊氏復說可考而知也曾

見完南君先兆則廣平大君是始祖故其墓下有祠堂而藏主至今祭之矣家禮之文旣如此而時俗亦有行之者則今之士大夫只得如是行之而已中庸小註所謂祧者是在國都而非在墓者與 本朝永寧殿之制無異也蓋藏主墓所恐是朱子以義起者而亦只是士夫禮也

答或人

始祖親盡則藏其主於墓所而歲率宗人一祭之其第二世以下及高祖親盡則亦率其子孫一祭之始祖高祖同一祭也則始祖神主不埋之意安在所謂歲率宗人一祭者指廟祭而言耶

始祖神主不埋而藏之於墓所祠堂行墓祭於其主盖所重在於不埋其主若其歳一祭墓則與小宗親盡者無異矣

答李擇之

家禮祠堂章附註論别子條既曰百世不遷其下遞遷條云藏其主於墓所二者誠似有異然其所謂不遷云者不遷於他所而猶主於大宗之祠也然則其所謂藏主者雖與在廟者有異而宗子主之則一也其神主既藏於墓所則時祭忌祭當準禮廢之而楊氏既曰有祠堂以奉墓祭云則是墓祭之名猶在而其實行之於神主也貴宗兩大君一功臣俱是百世

不遷之位若主祀者奉此三位而又奉其四親則祭七世也正是殷天子廟制而過於　本朝之廟制矣寧有是理故　國制使士大夫只祭三代而其有功臣者則恐脫三位之上以祀之然必須始爲功臣者然後可以如此然則貴宗之廣平以下當遞出矣試嘗論之延平是始爲功臣則延陽自當遞出而延城則以大宗之故當百世不遷矣以人以功延城久食而延陽餒而者豈是道理故愚嘗稟於愼老以爲　國制狹隘而多碍若從家禮藏墓之儀則三延俱爲不遷之位而三延之後雖更有十功臣亦無所礙云矣仍請以此附入於問解中而愼老終未肯可每一思

之恨未得當時力爭而歸一也

答李君晦

門生之宗家奉撫安以下三代而又奉高祖以下四代者實有僭猥之嫌而　貞陵旣封之後則撫安便是別子也永順且有大勳勞則又是百世不遷之位也今拘於僭猥之嫌而祧埋不但情理不安考諸禮意亦不當如此且依廣平事此兩位亦遷奉於墓所與廣平並安於一堂四時烝嘗一如家廟時恐合情禮未知如何問解答姜相問不遷之位曰吾宗家五代祖乃不遷之位故四代祖雖未代盡而出安別室耳據此則撫安旣異別子且

無勳勞祧出埋安廣平則依家禮遷奉於墓所永順則依問解仍安於家廟以爲百世不遷之位高祖神主奉之別室情禮皆安似無僭闕逕庭之患如何

不遷之位三代及高祖以下同一廟則是過於太廟五室及兩世室之數矣其不敢安也甚矣據家禮則撫安廣平各爲別子當各就其墓所立廟而依東俗享之於四名日（二墓同在一處則同廟尤便）此則旣有家禮明文似無難處惟永順府君則似有未易言者蓋永順旣非別子則當祧而於 國法始爲功臣者別立一龕於曾祖之上以祭之此則 國法令士夫只祭三代

故加設一龕而亦符於家禮祭四代之文矣老先生旣依家禮祭四代而又有不遷之位故不得已遷出高祖位此旣非 國法又非家禮矣愚嘗請於愼齋先生以爲不遷之位遷於墓所而不埋旣是家禮之文今用此禮而還奉高祖位於廟中似合於家禮又不違於 國法待功臣之意矣愼齋先生以老先生之所定而終不敢變通矣以鄙見論尊家事則永順亦當立廟於墓所而廟中則祭及高祖似皆有據未知如何

遇輝先祖撫安大君廣平大君永順君三墓同在一局故自先世立一草屋於墓前四節日並設三

位於其中而祭之矣草屋已毁今將改造而門中

諸議不一甲云山中草屋難於修葺改草爲瓦宜

圖永久乙云先世捨瓦取草似亦有意必避 山

陵丁字閣盖瓦之嫌今不必輕改兩說旣異莫適

所從伏望參酌指教

本朝大君卽家禮所謂別子也別子親盡爲廟於墓

下祭之百世卽禮家之說也而諸墓之祭設於墓下

齋舍者又退溪之意則高門之制雖非古禮亦可謂

協諸義而協者矣况禮文如此分明乎草屋瓦屋之

辨有不待問者而可知者今功臣王子之禮葬必造

給瓦屋幾間則今此以瓦易草亦何嫌於僭哉且其

制如先人墓下之齋室則可開之嫌尤不可言也

別子及有勳不遷之位至五六代以後則題主書以顯幾代祖某官府君耶或有以顯先祖書之者未知如何

別子則當稱以始祖其以下不遷之位則稱以先祖據家禮可知矣

答鄭景由

不遷之位家禮言之詳矣當別立祠於墓所而藏其主矣第老先生墓下已有書院則又別立祠似涉疊複未知如何若然則當立於宗家如李益齋影堂之爲而神主畫像並安於此矣盖一祠之中奉安不遷

位而又奉高祖以下則是五代也此僭於 太廟之制決不可爲也若爲此而只祭曾祖以下三代則雖云 國制而有違於家禮大訓盖變東俗遵家禮此實老先生盛典而令士夫好禮之家皆祭四代況以子孫而其敢違此乎鄙意如此未知如何領右台所謂二本之嫌有不敢知者盖以程朱所論言之人家別廟之制不翅多矣領右台之意豈欲以神主與畫像各安於一處故云然耶此則旣有朱先生定論不可如是矣朱先生說見家禮時祭陳器條附註

答閔士昂

墓田諸位迭掌之義未詳

迭掌謂今年長子家主之則明年次子家主之之謂

答全瑜

親盡祖祢主旣祧之後諸位迭掌其田以奉祀事禮也而若宗家仍執其田不奉祀事則何以爲之諸子孫欲聞官推得以爲墓祭之資未知何如

初置祭田時立約聞官旣是家禮之文則見失之後聞官歸正何可已乎若是族人則私以義理開諭不聽然後聞官穩當

與宋明甫

問伯父無嗣祔於隆姪家此姪死後已埋其神主矣隆姪之子元錫以爲此位田良不少今只存墓祭而

已請量留墓祭條外分諸諸家云弟喩以不然而渠
力請不已弟意以爲當初如是處之則有　國法及
俗例之可據者猶之可也今已盡歸於宗家久爲宗
家之物而今乃分之萬無是理請得兄分明一語以
諭之且以爲鄙家定式耳

答元錫云云不勝嘉歎與伯有子矣其事似不難
知設有一族人呈官請分則自官必即許之台敎
雖甚切至元錫之不安豈不誠然鄙意早爲區處
俾無後弊且遂元錫之美行恐當如何如何

答朴和叔

家禮墓田註正位祔位皆同而遞遷註只舉正位雖

有詳略之不同然既言正位則其所祔者並舉之矣
盖家禮班祔註其祭終兄弟之孫之身既至兄弟之
孫之身則其正位恰是高祖也若至於兄弟之曾孫
則當一併祧埋矣此兩條似當互舉以明者也